

**编者按:**11月28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刊发长篇通讯《重访大瑶山》,以踏访费孝通夫妇的瑶山足迹为主线,探寻大瑶山90年间沧桑蝶变。本报予以转载,以飨读者。

在南岭西南,有一片拔地而起、山高林密,大致南北走向、与珠江上游黔江段东西交织的山脉,即为大瑶山。1952年,我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——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在这里诞生,被誉为“世界瑶都”。

90年前,同是青年学者的新婚夫妻费孝通、王同惠,来大瑶山开展社会调查,一路写下《桂行通讯》,记录了当年瑶族人民真实的生存状况,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。调研过程中,王同惠不幸遇难,费孝通身受重伤。

90年后的今天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沿着他们的足迹,寻看大瑶山的沧桑变化,探访瑶族人民的共同富裕路,感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、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场景。

今年11月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5周年,谨以此重访致敬纪念。

### 象州:大瑶山脚下串起“富民路”

从柳州到象州县,费孝通伉俪是在柳江上坐小火轮,耗时12小时。今天沿着2017年底开通的梧柳高速公路,在大山中穿行只需1个小时。

我们坐船过渡,登陆运江古镇。从大瑶山流下来的罗秀河,在此汇入柳江,冲积出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。因地处水运要冲,自古人文辐辏、商贾云集。后来随着水运式微,为了寻求发展空间、便利交通,居民整体过河迁移,留下一个密布青石板路、骑楼,但有些空落,寄希望文旅开发的古镇。

码头边的石条长坡下,立着两块牌子。一块是“徐霞客上岸点”,一块则刻着《桂行通讯》的记述:“由柳州到象县的水道极老,曲折甚烈,近弯曲处,山壁峭立,竟疑无路,水流急湍,且河床不平,水花打旋,小船不易航行。”

在宁静的古镇深处,我们来到“新住民”刘清的家。原本是柳州人的她,从老居民手中买地建立起一栋新房,2楼、3楼辟为民宿。“这里水质好,空气好,”刘清的婆婆说,“每天沿着河堤散步,晚霞特别漂亮。”婆婆盼望过河的交通更方便,古镇迎来更多人气。

我们和费孝通、王同惠一样,也是在夜晚来到象州县城的西门坡下。当年坡下就是下船进城的码头,如今因旁边架起一座横跨柳江的大桥,码头已停用,斜坡上长满青草。夜色中从坡下仰望经过保护修缮的城墙,的确陡峭险要,与《桂行通讯》中“仰望山顶城楼”的描述一致。

县史志办原主任韦敏带我们登上城门,走上有数百年历史、古老发亮的石阶,来到他们研究认为是当年费孝通伉俪居住的客栈原址。古街因为古城保护得力,大体保存了当年的格局,但一家悬挂“AI青创人才E站”招牌的创业门店,映照出时代的巨大变迁。

根据城墙旧址估算,当年,象州城不过是蜷缩在五座城门内的一方天地,面积仅约1平方公里;而今城区已扩张数十倍,高楼迭起,车流如织,成为一座容纳十余万人的现代城镇。

离开象州县城前往大瑶山的路上,费孝通伉俪发现有一个地方“水田青青,颇有江南风味”,他们设想,若是能输入大批人口,把荒土都加以开辟,一定可以富民。

这个地方就是寺村镇。90年过去,镇名依然没变。和当年一样,水稻依然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。宋《舆地纪胜》记载:“象州多膏腴之田,长腰玉粒为南方之最。”让人欣慰的是,这里生产的大米已经是象州的一张名片。当地人告诉我们,寺村镇的大米受欢迎,首先得益于源起大瑶山的罗秀河的浇灌,水好。

设在路边的象仓米业,是广西米业的民营经济翘楚。戴一副眼镜、略显斯文的年轻人周俊伯,是企业掌门人。2013年,在广东佛山学计算机编程专业的他,毕业后子承父业投身米业,公司墙上悬挂的“北有五常,南有象仓”的铭牌,显示了这家企业的雄心抱负。

销售是最需要突破的难题。有一次开车赶到东莞的他,在晚上8点钟等到一位大米经销商下班,“我取出随车带的电饭煲,现场将我们的米煮熟给他品尝。后来他下单了,成为一个重要客户。”

改变这片土地的力量,是改革。在寺村镇党委、政府支持下,2024年象仓公司和横桥村合作社联手,试点推动“五统一”改革——村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,象仓公司统一生产资料、技术指导、田间管理、产品销售、品牌推广,售粮利润和农民分红,实现了粮食产量增长、售粮收益提升,农民不必过于辛劳的双赢局面,农户全年每亩多获利500元。

当地政府2024年投资900多万元在横桥村推行高标准农田改造,在不改变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将分散的小块田集中——当地农民称为“小块”变“大块”,为“五统一”创造了基础条件。

我们欣喜地看到,从象州到寺村,再到百丈的路上,两旁几乎没有一处闲土。除了稻禾,还有高过人头、青纱帐般的甘蔗,一座座枝条缀满小圆果的砂糖橘园,以及像哨兵一样排列整齐的桉树。路旁不时可以见到果品销售店,和卖桉树肥、土肥的农资店。

今天农民的富裕之路不仅在农业,还在工业、商业,以及三产的融合。在横桥村村委会小院里,一处竖立的宣传栏上大书“送岗入村”码,上就业”。招工的15家企业有14家来自本县,大多是本县工业园的工厂,招聘职位包括销售农产品的电商主播(全职)、视频拍摄剪辑等。

百丈是进入大瑶山前的最后一站,费孝通们在这里的墟(通“圩”)街上第一次看到“穿瑶装说瑶话”的瑶族同胞。我们到百丈时,正赶上圩日,像当年一样,依然是三天一圩。走进盘瑶人谭月荣的铺子,只见琳琅满目的瑶山药材。看上去人并不多,对此市场管理中心负责人韦红生解释,交通便捷了,瑶山很多村也有了电商,瑶族乡

# 重访大瑶山

沿着九十年前的费孝通调研路



▲金秀莲花山风光。

◀王同惠与费孝通结婚照。  
▶1988年12月,费孝通在六巷乡王同惠纪念亭缅怀王同惠,并与瑶族同胞合影。

(本版图片由金秀瑶族博物馆提供)



亲不必奔波下山购物了。

从运江古镇到象州城,从寺村到百丈……不变的是山川河流、栽禾种稻、三天一期的圩市,古镇古城也延续着历史根脉。但从交通、生产生活方式、农民的富裕程度和城乡流动来看,这片土地无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。当新发展理念和改革创新激发出活力,这片土地未来必定更加不负勤劳坚韧的人民。

站在平坦的百丈眺望,不远处就是山势连绵、岭横白云的大瑶山。在《桂行通讯》里,那是一块与山外迥然不同、新奇独特的世界。对照90年前的文字,那里的土地、那里的人民会发生什么样的历史性变化呢?

### 王桑老汉:“希望活到100岁”

“从象县入瑶区,王桑是第一站。”

90年后,我们循着费孝通伉俪的足迹,前往王桑。下高速后进山的水泥路曲折盘旋,路边的小河清亮,闯过石坡时“哗啦啦”溅出一团团白色的水花,汇入山下的罗秀河,最终汇入珠江。

《桂行通讯》中这样描绘王桑:“村落是向西靠山而成。有竹篱和矮墙围着。土屋比邻,间以方形的仓,一层层的靠山房屋,远地里就可以窥见村落的全貌了。”我们在象州县找到了百丈乡九旬老人韦中文,他是当年为费孝通带路的向导韦守超的孙子。他对上世纪40年代瑶山的记忆仍然清晰:“瑶山的房子都是上层住人,下层养猪、牛。牛屎猪粪没有及时清理的话,到家做客都难以下脚。”

眼前的王桑,风光同样秀丽,只是村民的住房已经全部变成了一栋栋坚固、现代的水泥楼房,门口停着小货车、摩托车,屋顶则立着太阳能热水器,土屋和谷仓都看不到了。

在这里,我们见到了88岁的胡立光,他气不喘、背不驼,嗓门大、头脑清。他的父亲曾是“村长”。《桂行通讯》中记载,费孝通伉俪来王桑时,就是在“村长”家吃的饭。他听父亲说:“费先生吃了这一点猪肉,还有自带的食物,但是不吃猪杂、鱼杂”。

“小时候家中缺粮,有时吃山上野八角、野淮山充饥。只有客人到家或者过年时才有猪肉吃,现在餐餐有肉。”老胡高兴地说,家里人丁兴旺,儿女孙辈在外有的当医生、有的开饭店,春节回家时“摆3桌才能坐定”。

当年瑶山人对新事物很戒备,在《桂行通讯》中有生动的记载。担心有的瑶人顾虑照相机会摄走他们的魂引起误会,费孝通有时就为村民画像。有一些瑶民不敢接受他俩的人体测量,担心“量死人”。

今天,现代设备已经在瑶山广泛使用。老胡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个手机。“孙子送给我的,我会打电话,看抖音,特别爱看新闻。”

当我们问及老人的心愿,他说,虽然感到自己也“太阳快下山了”,但看到现在生活这样好,“后生们”发展得好,很高兴,“希望自己活到100岁”。

出乎我们意料的是,这里并不是费孝通、王同惠的住处。在门头村村委会副主任胡兰的带领下,我们爬过村后的长坡,登上一块背贴高山,长满膝盖高的大豆和野草的土地。“这里就是两位当年住过的房子,因为预防地质灾害,前些年村民已经搬到下面去了。”

王桑现在是门头村的一个自然屯。从王桑继续沿山路盘旋而上,不远就到了门头村门头屯。村旁山上直立着很多年齡超过200年的杉树,有参天之势,仰头难望树顶。村中的房子陈列着费孝通“情系大瑶山专题展”,一处祭祀自然的神庙门上悬挂着“费孝通先生调研旧址”,还有花蓝瑶民俗展览室。

浓郁的花蓝瑶民俗,90年后发生了哪些变化?成人礼是人生特別环节。《桂行通讯》写道,男子在15岁参加“度斋”,要做一套道士的衣服、一套新的被褥,每天请人来家里教他跳舞,度斋才娶媳妇,“其实就是有当家长的资格了”。

如今村里依然做成年礼,形式却不一样。胡

兰记得,15周岁时的农历大年初一,她身着瑶服,在亲友的陪伴下,从村底一路步行至村口,完成了这场庄重的仪式。如果还有其他同龄人,可以一起启程。

历史上,花蓝瑶一般不能外嫁其他分支的瑶族,外嫁汉族更是受到限制,通婚的地理距离也局限在狭小的山村。

这样的风俗早已被彻底打破。不限分支、民族,自由通婚。很多青年男女去往外地打工或创业,本地和湖南、四川等地婚嫁的都不少。在门头,“90后”乡村振兴协理员覃容容说,有一位在新疆长大的姑娘,前些年嫁到了这里,现在在山下的桐木镇工作。

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,当地人结婚,往往是男方给女方一对银手镯,女方出嫁时带过来一套瑶服、一小皮箱嫁妆。如今新婚夫妻往往谋划着要在县城的金秀镇或者繁华的桐木镇买房。

花蓝瑶嫁娶风俗的特色之一,在于“双喜酒”——将婚礼的酒席和孩子的满月酒放在一起办。“双喜酒”吃两餐,来贺喜的人要准备两份礼物。

在“双喜酒”上,主人专门备下一份“簸箕肉”,用大簸箕垫上芭蕉叶,将30斤煮熟的排骨、瘦肉、猪内脏等放进簸箕,堆成肉山,顶部再压一层四方大肥肉,专为女方亲戚而设。

如今,这种习俗正在简化。在花蓝瑶博物馆前的石阶上,从外地来的覃容容说,自己参加过两次“双喜酒”,村民不这样做簸箕宴了。胡兰说,虽然也还有人做“双喜酒”,但更多人选择在结婚时办喜事。

多位村民受访时说,节育的“土法”早已“失传”。《桂行通讯》中多处记载,花蓝瑶的妇女十之七八都懂得堕胎的方法。他们一般只生两个孩子,两女则一嫁一招赘,两男则一娶一出赘。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很难理解原因。我们实地走访,方才豁然开朗。这里的村屯都是分布在斜坡上,山越高,房子越密。由于山多、地少,缺粮,当年不得不堕胎控制人口,以适应有限的生存资源。

瑶族历史上用“石牌律”来解决纠纷——在村口竖上一块大石头,上面刻下不能违反的规则,譬如“偷禾谷、挖屋、偷坟三条,犯一条罚银50两”“娶二老婆的,罚银120两”,每村找有威望的人担任石牌头,谁犯了石牌就由其处罚。

1951年,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指导下,大瑶山各族人民代表在石牌上刻上了《大瑶山团结公约》。随着法治的不断健全,石牌虽早已不具备法律的功能,但依然是记载村规民约的载体,成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手段。

“各人各山,各有界限,不得越界”“炼山要守法,注意用火安全”“男女平等,婚姻自由”……这是我们在门头村见到的“新石牌律”中的一部分。

我们还好奇地追问现在还有没有人“打老同”?与同龄人结为“老同”,是当年瑶族人突破血缘、地缘关系的一种交友方式。王同惠正是听从山下象州人士的介绍,进六巷与房东、瑶族姑娘蓝妹同打了“老同”,开展工作就便利多了。我们得到的答案是,年龄大的人年轻时打过“老同”,现在交好友、互相帮助的观念依然在年轻人里存续。

在王桑,我们看见一位妇女正一针一线缝制黑底橙图案的瑶绣,旁边两位妇女兴致勃勃地看着。

对女孩而言,一套精美的瑶服是不可或缺的。胡兰的瑶服是妈妈用传统工艺做成的。瑶服都是由母亲代为保管,管得很紧,因为一遇水容易褪色,所以必须成年礼或婚礼时才穿。”

穿短袖,梳马尾辫的胡兰热情干练。在象州的米粉店、深圳的餐馆打工后,回到门头村为村民服务。今年31岁的她还没有结婚,她期待穿上瑶服的那一天。

### 六巷:熊熊燃烧的民宿之“火”

如果说,王桑和门头处于大瑶山的山腰,那么六巷乡六巷村六巷屯则是斜靠在陡峭的山肩

上的大岭村已发展出21家民宿、6家农家乐,2024年共接待游客11万人次以上,实现旅游收入700多万元。

“开民宿,做服务,60%的户数参与,把相关卖菜、卖特产的算进来,全村百分之百参与。”习惯轻言细语的相珍兰声音响亮起来。

“大岭村发展民宿红红火火,我们六巷也不应该落后,也要有人带头。”山的南面,从县城退休回六巷屯的七旬老人蓝建明,站在自家民宿“半山闲舍”的院子里,下了一个决心。

他的民宿坐落在六巷屯高处,由自家民居改造而成,实木房梁、青瓦铺顶,屋旁边架着从山上引水的半开竹子,里面长着青苔。这里每年接待五六百游客,客人在这里可以穿花蓝瑶的服饰,他会教客人简单的瑶语。

我们到访时的六巷屯,正处于民宿建设的高潮期。2024年,当地引进一家叫“瑶亮瑶山”的民宿,建起了多栋瑶族风貌的建筑,目前正在增资扩建民宿集群,还将建设演艺中心、观景平台、石牌展示区。

把这里定位为乡村振兴示范点的六巷乡政府也筹集资金,正在修路,建污水厂、步道、停车场、公厕、旅游廊道安全护栏、加油站,计划打造费孝通寓所和“大瑶山田野调查学术产业中心”。

可以预见,不久的将来,一个集避暑、康养、旅游、观光、文化调查于一体的六巷屯将问世,成为继大岭村后又一个民宿“明星”。李波说:“住宿难曾经是制约六巷旅游发展的痛点。过去游客总抱怨‘住不下’,现在还要让大家‘舍不得走’。”

在一批民宿企业和相珍兰、蓝建明等先行者的带动下,六巷乡的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截至2024年底,金秀瑶族自治县全县共有民宿102家,其中六巷乡有30家,占据全县民宿的29%,初具集群效应。

面对如火如荼的民宿热,金秀县农商行专门设计了“民宿贷”。我们从六巷支行了解到,目前“民宿贷”已经成为这个支行新兴的头号业务,已发放23笔贷款共计500万元。

开发瑶山旅游的设想早已有之。资料记载,1933年,当时的“广西省府”通过的《决议开辟瑶山案》中云,金秀瑶山“乱峰插云,白云掩映,乔松深蔚,绿竹漫山,灌树丛生,藤萝纠结,山花竞艳,沁人心脾,溪水和鸣,虫鸟相乐,真人世间桃源仙境不是过也”。然而当年的设想只是美好意愿,无法成为现实。

1987年,金秀成立县旅游开发办公室和旅游开发公司,正式开发利用县内丰富的旅游资源。因为县城东北交通相对便利,此区域的十八家瑶族村成为民俗旅游点。近年来,全县旅游越来越火,也开始惠及地处县城西南的六巷瑶民。

除了发展旅游,金秀还以“中国瑶医药之乡”的名号,打响了瑶医药的“金名片”。2025年,金秀投入桂桂协作资金2280万元专项支持瑶医药产业,发展瑶药精深加工、打造康养文旅产业园,县城瑶医院的瑶浴、疗养等特色康养项目大受欢迎,金秀生产的瑶浴粉、瑶药饮片、特色药酒,不断销往山外。

大瑶山人民的致富路得到了天南地北的支持。如今,广东茂名市的电白区、茂南区对金秀定点帮扶,从茶旅融合、旅游道路建设到河流治理均有项目覆盖。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高校代表支持金秀县,被比喻为可能是南北跨度最大的“对口”。哈工大组织建筑、环境专家制定了六巷村六巷屯生活污水治理设计方案,并持续动员职工购买金秀的砂糖橘、百香果,以消费促增收。

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,正以一种更明亮的姿态,向这片瑶山敞开。

大岭村,看到又一批广东游客来了,相珍兰开心欢喜,又有些着急。她盼望能够将通村的水泥路拓宽,这样载客更多的大巴车可以进来,目前只能过中巴车。

尽管家中的民宿还没有预想中的赚钱,但蓝泽杰认为这条路没走错。他的苦恼是,女朋友在县城工作,“她想在山外的桐木镇买一套婚房,两人未来的发展能在那边解决”,而自己对下山却很犹豫。

但他相信,如果能帮助妈妈把民宿做得更加红火,留在山上,会是一生更好的选择。

### 中心小学:大山的守护

站在山上俯瞰六巷,可以发现一块地势宽阔平坦的好地方,留给了六巷乡中心小学。对于地势陡峭的大瑶山而言,这样的地方可谓“寸土寸金”。

《桂行通讯》记载,费孝通、王同惠在六巷测算当地人的体质,是在一所庙改造的“国民基础学校”进行的,里面的神像